

兩条心

太行劇團 張萬一 著
曲譜（農村小曲） 高介雲 改編

（歌劇）



太行羣衆書店印行

華新書店

1141

兩條心(小調演劇)

時間：一九四七年冬至四八年春

地點：武鄉×村

人物：

保文：二十六歲，民兵分隊長。

竹梅：二十二歲，地主女兒。

保香：十六歲，保文妹妹。

保孩：十四歲，保文弟弟。

貴堂：二十八歲，民兵指導員。

三棟：二十多歲，民兵。

小丑：十九歲，民兵。

張老婆：四十八九歲，地主。

第一場

保文家裏，才翻了身，擺設着桌、椅、板凳之類，桌上放一個穿衣鏡，炕上放着梳粧匣子，上架一照臉鏡。

(竹梅一個人在想着心事)。

梅：(看看家裏的東西，又向門外看了看)呸！要不是娘家叫門爭了，可也不來這倒運家裏來！

0841

唱：（曲一）

滿心仇恨裝笑容，
看住仇人當親人，
不爲暫時躲鬥爭，
死也不嫁史深文。

他娶我爲了過時光，
我嫁他爲了習躲藏，
兩個人心事不一樣。
牛肚裏裝不下磨肝腸。

不願土地，不願紡花，
吃好穿新胡挑拆，
我心自有老主意，
吃乾一家再嫁一家。
（一仰躺在炕上）

（保孩跑上）

孩：嫂嫂，天快黑啦！該做飯啦吧？（見梅躺着不吭，）
嫂你頭疼哩？

梅：（冷冷地支唔）肚疼哩！

孩：（信以爲實）禽蛋哩！又肚疼開啦，咱還沒碾麵，叫
吃啥呀？

梅：海參鮑魚！

孩：呀！你這財主家吃東西也跟人不一樣，海——參——
鮑——魚。

梅：（生氣了）一擺大個人，一說話就財主財主的，財主
怎哩？爲短？

孩：（有意氣她，順口溜出一段快板：）

受死受活吃糠菜， 喂胖幾家臭老財。

你吃了老子多少年， 一齊給老子吐出來！

（一邊唱，一邊往出走。）

梅：（撲上去拉住）你給誰當老子哩？

孩：（也不軟來）你反對我說快板？

（竹梅正無言可對，保香上。）

香：保孩，你跟嫂吵啥哩？去看看酸子，有幾碗沒有？

孩：她反對我說快板，（更進一步的氣她）你吃了老子多
少年，一齊給老子吐出來！（下）

梅：（氣的怪叫）呀！呀………看你活着八尺，死了丈二
，人小鬼大難招架！在那裏學會血口噴人來？

香：嫂，你不要跟他生氣！

唱：（曲二）

妹妹年青兄弟小，

當家管事靠哥嫂。

牆皮縫裏張壁虱，

担待他年青還不得：

梅：（諷刺地）哥你可是甚哩！

唱：（曲一）

又漂亮又巧又精明，

積極進步是英雄，

今天開會鬧生產，

1
明天開會搞鬥爭。

· 打的洋鼓吹的號，
三里五村誰不知道？
你是咱村翻身英雄，
誰不服氣你呱呱叫。

香：（不高興地回答她）

唱：（曲二）

嫂嫂不要諷刺人，
妹妹幹的是正經，
你有意見好好提，
訓訓謗謗不頂甚！

梅：（見保香不高興，急挽回局面）

唱：（曲一）

保香把話說成甚，
我可不是諷刺人，
是跟妹妹說着要，
你千萬不要起疑心！

白：保香，可不要中病啊！

香：還怎哩！嫂，我跟保孩去做些麵吧！

梅：我……也去，不用哩？

香：你不想去，在家燒火吧！（下）

梅：（看住保香的背影）你去，你就去，我正不想去呢！

（拿出鏡子來，端詳自己的容顏）唉！

唱：（曲一）

靈芝草，糞堆上插，
一家兩口兒沒緣法，
土頭土腦汗腥氣，
越騰狗們越生氣。

野鷄佔了鳳凰窩，
叫化子甌了主家鍋，
真是有天沒世界，
野狼吃了土地爺。

（張老人探頭探腦上）

張：（見竹梅一個人在）孩！

梅：（回頭見是張老人）娘！

張：光你孩？（走進炕邊坐下）吁……

梅：娘，你不痛快哩？

張：（裝腔作勢地，）

唱：（曲三）

吊兒開花水甌裏泡，

娘的苦楚誰知道，祇惶的！

（又醒鼻涕、又怕胸口斥責地）

野雀雀，尾巴，

尋下婆家忘了娘。

栽楊栽柳沒栽花，

閨女養大跟了人家，

倒了個門子你享了福，

不管你娘沒活法。

梅唱：（曲一）

也有土地，也有房，
也有衣服，也有糧，
沒藥沒水有人送，
你那一點不比別人強。

白：再說，我嫁他也是爲了隨娘兒們好活來呀！

唱：頭一天鬥爭咱是對象，

第二天住的是翻身炕，
人不受制東西保住，
多虧你孩眼光亮。

張唱：（曲四）

鬥爭咱家是他出頭，
他跟咱家有大仇，
端了咱粥碗，奪了咱飯，
仇人不能當親人看。

梅唱：（曲一）

石頭上種穀靠不了根，
趁早不要枉操心，
逃離窩子頂不了家，
沒法子才和他結了婚。
光有點土地沒人種，
嫁上個漢子不用動，
咱管他一天活受死，
輕閒人自有輕閒命。

白：娘！咬的吃，別的吃還不一樣！從前咱是住家裏用人哩！這陣兒，把地給了他們，不用操心收租放賬，照顧了張口吃飯，撙手穿衣，吃飽了，大不過再嫁一家！

張：（喜形於色，）好閨女，你想的對，（又一轉想）可是人家羣衆們，老虎似的，你可得時時刻刻想法子對付他們哩！

唱：（曲四）前是老虎後是渦，

抬手動腳緊操心，

一不小心要吃虧，

看風駛船頂當緊。

梅：娘！我在這家，什麼都不順眼。

張：不成的想，保文還算好團弄些！要再嫁上個，財主家
人沒人敢娶，嫁上個翻身戶，誰家不一樣！走一處不如守一處，以後慢慢的看吧！

梅：等甚麼呀！

張：（忽然想起）孩！我……（機警地到門口看了看）

梅：娘、有甚麼事情哩？

張：他們那裏去了？

梅：人家保香、保孩，碾麵去啦！保文狗担炭去啦！有甚麼哩娘？

張：（又向門口看了看，梅也跟着看了看，警惕地）孩！還是早幾年，放在你四舅家的些糧食，還有些山貨，我沒肯說出來，你四舅在合作社捐的給贖買啦，昨天把穀也送來啦，沒個放處，裝身上又怕人家都見了

，放到你這裏保險些吧！可不要教你家人們見了！（又看看門口）

梅：保文狗，倒是個死貨，由我圖詳哩，保你那種乖法，時時刻刻在操心我！

張：你黑夜睡炕上，悄悄的給上他們三五千塊，就說是你預撥下的，剩下的埋在你家，他就知道了，財帛動人心，再說俺後花朵兒似的，嫁給他個土疙瘩，半輩子窮光棍，冷手抓住個熱饅頭，還不是由你圖弄他哩？

梅：保文，是在我手心活哩，就是保香，那可是個眼中刺

張：咳！她十七八大啦，你趁制她一下，教她早些結了婚，當家主事由了你，就甚事也好辦啦！

梅：餒，你帶來啦？

張：帶來啦（從褲子裏掏了半天，掏出個布包，遞給梅。）

梅：（展開來看）這可不好放，埋地下怕潮濕了！

（三樸，突然從門口進來）

三：保文：

（母女們一驚，梅急把布包坐在屁股底下）

梅：他………担炭去啦！

三：（有疑心，一邊注意他二人的神色）該回來啦？

張：（吞吞吐吐地）三樸，你尋他做啥哩？

三：你問這幹啥？（疑惑的眼光，掃了他們一眼，下。）

張：（惶惶地）發！這可教怎樣呀？三樸出去，告羣衆說了，又要鬥爭哩，你可得想個法子哩！

梅：（慌慌張張的把錢先藏在炕洞裏）教我想什麼法子對

付他呀？

張：你沒法子對付他，不會發覺交對付他！

梅：保文跟三桃，兩個人像是親兄弟，什麼東西，都是你不論，我不論的……

張：（想給梅指條明路，又不好直說）嗯！別的東西能不論你我，這個老錢是能不能你哦？

梅：（恍然大悟）嗯！

張：孩！法子是你想，事情是你做，娘能給你出主意，可不能替你忙，可得小心呀孩！

唱：（曲四）

担上沙鍋過薄冰，

俺孩步步要小心，

哄死人的不賞命，

發架狗×「楞莖菁」。（土疙瘩的意思，地主對老實農民的侮辱）。

梅唱：（曲一）

沒柴沒水教他送，

給他說些他聽些，

說兩句好話我都會，

不用娘你多安頓。

白：娘，你吃喝哩？

張：有哩！

梅：沒有了就來拿吧，他這裏有！

張：我走咧！怕他們回來了。（走到門口，又返回來叮嚀。）

凡事小心謹慎，娘把你放倒這裏，可免得放心哩，把錢放到這裏，娘也放心啦，還有些衣裳，等我那拿來吧！（張老人正要走，正碰保香端飯其上，保孩跟着。）

香：（應酬）坐吧，表嬌子。

張：不啦孩！（要走）

孩：（看住張老人，天真起來）哈，這老人吃得胖虎虎的，可沒有折子腰！（張老人回頭來狠狠地瞅了一眼，下。）

香：（抬手吓唬他）想說甚麼就說哩！

孩：（把舌頭一伸）啊！（跪下）

香：嫂！他小孩子家不懂事，瞎說哩，你可不要上心啊！

梅：（話裏有刺）我還有心哩？

香：（聽的話頭不對，也不愿再說好話）有心沒心在嫂嫂吧！我哥哥快回來啦，給他起點雜麵吧？

梅：（淡淡地）你照辦吧！（又去翻起洗鞋刷子來！）

香：（看了半晌，不滿地扭了一下）保孩，給隨肥火點着。（下）

梅：（見保香下，狠狠地看了一眼）唱：（曲一）

酸棗樹窩裏圪針刺，

保香是我的眼中刺，

鬥爭會上她心狠，

又喊口號又打人，

黃毛女子，男子必，

我跟她仇氣算不清。

老鼠跟著狸貓睡，

死也跟她兩條心。

（一個人想了半天，自言自語）唉！給人家去應付應付吧，要不，佢保香告羣衆說，又是麻煩！（下）

（音樂奏曲五）

（保文，滿頭大汗，得意洋洋地上。）

文唱：春天到了草木發青，

共產黨來，窮人翻身，

担起担子不覺重，

走起路來一陣風。

（用手巾擦了擦汗，掏出小煙袋準備吸煙。）

（竹梅上）

梅：（裝出一副媚人像）唔！你吸煙啦？我給你點火去。

（下）

文：（看住竹梅，心滿意足地）

唱：（曲五）

紡車子開花陀螺螺轉，

家裏娶了個抓心蛋，

又清又俊年青青，

又白又俏多好看。

十年革命到今天，

完成了一件大心愿，



聰明伶俐好對象，
誰能說地主沒轉變？！

梅：（點火）給你吸煙吧！你又說地主啥來呀？

文：（接火吸煙）我說你轉變好啦吧！

梅：（溜溜打打地）我現在已經成了無產階級啦！看你身上這灰塵。（拿手巾刷了兩下）

文：（玩笑地）怕蕩你身上呢？

梅：（妖妖媚媚地把臉一扭）由你說吧！

唱：（曲一）

真紅血當成小豆湯，
冤枉人一片好心腸，
俺把你當成頂樑柱，
你把俺當成草上霜。

文：看看，逗個玩兒，就生那麼大氣。（一連地）我看呀！
！惱啦？

梅：（一扭，故意用手巾捂住眼，假裝。）去吧！

文：哎呀：又哭啦？財主人家，脾氣另外大！

梅：（裝模作樣地）反正當了地主，左鄰貼了門神啦？左
右不是！

文：漢老婆開個玩笑，也成了事情啦？

梅：（趁機而入）不是說這哩，是說嫁上你這沒出息的男
人，教老婆跟你受多少冤枉氣。（假迷三道地又哭
起來）

文：受了啥冤枉氣，你說哪，是哭哩？

梅：教我說！……（裝出要說又止的樣子）唉！打掉門牙

嘔肚裏吧！

文：睇睇你！

唱：（曲五）

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似海深，

陪師爺婚快半年，

我那點對你不關心！

梅：你對我好，我不怕昧良心，人家別人欺負了我……

文：（急追問）誰哩？

梅：爛到肚裏也不能說呀！

梅：看，夫妻夫妻，有話同說，有話不說，算甚夫妻？誰欺負你來？嗯？

梅：（要說又止）；永不能說！

文：（胡猜亂測）這是誰來？保香來？（梅不言）保孫來？他小孩子家能欺負你甚哩？

（保孫跑上）

孩：大爺，先喝口開水哩？下麵吧？

文：（不耐煩地）不喝開水，下麵吧！（保孫應聲，要下，保文上去拉住問）喂！保孫，今日誰來陪家裏來？

孩：（想）佢表賭子，還有……三姨來繞了一趟，出去看見不高興的。

文：嗯！（懷疑起來）

孩：不喝水吧？（文只顧沉思，沒有應聲。）姐姐下麵吧！（跑下）

文：你娘不會欺負你呀？三姨是個老實人，他會……

梅：老實人？

文：人的名頭，樹的蔭涼，村裏誰不知道三槓老實呀？

梅：哼！

唱：（曲一）

秋黑豆開花爛了根，

好模好樣不長好心，

二十多歲你活糊塗，

魚眼睛當成夜明珠。

文：（半信半疑地）他怎來？

梅唱：他見咱家沒有人，

添言岔語真難聽，

扯扯拉拉不像樣，

左右為難難死人。

文：啊！怎來？

梅唱：不從怕他安歹心，

沒破傷生蛆找事情，

從下壞了你好名譽，

死也不能丟你的人。

文：（更信了，生氣地）後來呢？

梅唱：急得我開口把他罵，

他怒氣冲冲滾出門，

今天雖說躲過了，

我可怕人家滋事情。

文：（更信以為實），真是吧？我問問他去！（要走）

梅：（急撲起拖住）喂：

梅：丟人醜事沒外揚，
別去知道要說短長，
只要你知道他甚人性，
以後沒跟他多交往。

白：你不能去，要把這事情嚷出去，免不了小人們說長道短，我呸，不用說，你的名譽也不好聽呀！不過知道他是甚人就對啦！再說你還惱了他，他惹不起你，還不在俺娘兒們身上撒火哩？鬥動了，咱可頂不犯！

文：上天呀，動不動就成了鬥爭啦！

香：（撥飯上）大哥，吃飯吧：（遞過、保文接住）嫂，又忘黑啦，咱都吃飯吧！

梅：你們先吃吧，我不想吃，實在頭疼哩！

文：頭疼哩？保香，去給你嫂煮上些辣湯！

香：嗯！（要下）

梅：不用，我今黑夜不吃飯，你快去吃吧！

香：（正合心思）嗯！（下）

梅：保香，人大啦，心也大啦，早些發發請個婚，省得招風惹草的。我看你哥三樣都合適！

文：（疑惑起來）怎麼馬馬嫁三樣合適？

梅：總得說明哩，果然老實耐不出鬼事情！

文：（一腔不等地把錢往桌上一放）……

（三樣上）

三：才吃飯呀保文？

梅：（愛理不理地）嗯，

三：（莫明其妙）你担的是煤、是炭哩？

文：甚也有！

三：（更覺奇怪）你有了病啦？

文：心病。

三：你出來和你說句話呀！

文：不想動！

三：呀！好難答腔，你怎啦？成了那股勁？（不好意思地告他說）上民校哩啊！（下）

文：甚東西哩？

梅：你這人呀！真沉不住氣，心裏知道他就是啦，表面上打尅人家，不怕呀保香中病！

文：（火氣未息）再沒說的啦？！

梅：（放出媚人的面孔）老天爺呀！要知道，可不給你說，你跟人家生了氣，鬥動嘍，咱可頂不犯！

文：（看住她，有把握地）有我保文，看他誰敢動動你。向外喊）保孩，給你嫂接盞麵來！（保孩應聲）

梅：不吃啊保孩！（保孩應）

文：（親密地）教上了火？

梅：不怕你累啦，咱睡覺吧！睡下我跟你說一個事情！（隔壁傳來紡花聲）

文：你聽，人家貴堂老婆，黑夜還紡花哩，咱這結了婚半年啦，沒紡過一條綫，你也給咱紡些花，織圍布，穿件新衣裳。

梅：唉！我從小就沒看起紡花來，那能真事？

唱：（曲一）

左打盤，右打盤，